

台湾新派系列武侠小说

长江燕子

之

②

潇湘子/著

虬
龙
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长江燕子之二

虬龙珠传奇

潇湘子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长江燕子之二

虬龙珠传奇

虬龙珠

- | | | |
|-----|---------|------|
| 第一章 | 风雨正凄迷 | (3) |
| 第二章 | 昆明马家的遗憾 | (17) |
| 第三章 | 如火的玉凤 | (27) |
| 第四章 | 失传的绝招 | (39) |
| 第五章 | 预示不祥的宝物 | (51) |
| 第六章 | 坐关的马天鸣 | (61) |
| 第七章 | 天涯断肠人 | (73) |

灰鹰爪

- | | | |
|-----|----------|-------|
| 第一章 | 高桶桶儿的豆腐脑 | (85) |
| 第二章 | 轻轻的轻云 | (95) |
| 第三章 | 公孙巧儿 | (109) |
| 第四章 | 鬼城飘血雾 | (119) |
| 第五章 | 过去的故事 | (133) |
| 第六章 | 零落的山杜鹃 | (147) |
| 第七章 | 此情此恨何时了 | (161) |

腊梅红

- | | | |
|-----|---------|-------|
| 第一章 | 腊梅点点红 | (177) |
| 第二章 | 虬龙山庄的传说 | (189) |

第三章	兰十五的微笑.....	(199)
第四章	妙手飞花.....	(211)
第五章	谁下的毒.....	(223)
第六章	夜色也荒凉.....	(237)
第七章	冬天的太阳.....	(245)

卷云刀

第一章	身穿白衣的刀手.....	(259)
第二章	柔情更依依.....	(269)
第三章	祖辈的血债.....	(279)
第四章	秋雨仍缠绵.....	(291)
第五章	江心一朵花.....	(303)
第六章	十八罗汉.....	(315)
第七章	第二十六柄飞刀.....	(327)

虬龙珠

虬龙珠，据传是武林至宝。它不仅可以帮助避毒去痼，更能助长功力。

但是，虬龙山庄的主人却将虬龙珠收藏得非常隐秘，从未拿出来使用。

因为虬龙珠又是一颗不祥之珠。

谁拥有虬龙珠，谁就会遭到飞来横祸。

尽管如此，江湖人对虬龙珠仍然垂涎欲得，甚至不惜声名狼藉、家破人亡！

漢 書

卷之九十四 禮書 第九十四

禮書 第九十四

第一章 风雨正凄迷

杜易之听到了一声惨叫。

夜正浓，风正紧，大雨正滂沱。

杜易之正走在通往虬龙山庄的山道上。

山道两旁是葱郁的慈竹林，竹梢如丝，在风中飞舞，犹如千万条软鞭。

暴雨如倾，浇得杜易之全身雨水纵横，但那一双眼睛仍闪亮。

杜易之听见叫声时还在山坳的另一边，叫声刚刚消失，他的人就已到了庄门外。

庄门洞开，透出了一抹昏暗的光亮。屋宇死寂，透着一片森冷恐怖的杀气。

然后杜易之就看见了人，死人。死人倒满了虬龙山庄的每一个角落。

杜易之刚刚看见死人，又听见了一声短促的惨叫。

杜易之脚下未停，循声扑去。在灯影摇曳的花厅里，他看见了一柄刀。

刀正从一个老苍头的腹中抽出来，鲜血如门。

杜易之听见了老苍头说的最后一句话：“虬龙珠真的被……偷……”

杜易之出手。

一道汹涌的掌劲向那位持刀的黑衣人直撞过去，与此同时，杜易之的人也如闪电般掠了过去。只要能留下此人，虬龙山庄的满门冤魂也似乎可以安息了。

刀光耀目，那人却轻盈地飞起，遁去。

“咔嚓”一声，花厅的柱子被一掌击得粉碎，花厅的一角便坍塌下来。

杜易之说：“顾兄！”

顾苍龙倒在花厅的另一角，浑身鲜血淋漓，身下也是一大滩血，早已命赴黄泉了。

顾苍龙身上有七八处伤，最致命的一刀砍在胸膛上，砍得很深，似乎将心脏也砍做了两片。

杜易之神情悲愤，热泪纵横，在顾苍龙身边蹲下，牙齿咬得“喀喀”响。

杜易之说：“顾兄放心，杜易之以微薄之躯，定要追寻凶手，替顾兄报仇雪恨！”

说完这句话，他就站起身来，走出花厅。

杜易之与虬龙山庄的顾苍龙有几十年的交情。每年的端午和中秋，杜易之都会到虬龙山庄住几天。顾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全都把他当作家中的一分子，使杜易之仿佛就感到了家庭的温暖。

杜易之闯荡江湖一生，虽然也曾有过成家的念头，然而江湖险恶，他不愿有所拖累，终于没有成家。他浪迹江湖，四处漂零，但一想起顾苍龙，一想起川滇交界的大山之中的虬龙山庄，心里就会很温馨。

杜易之的心中其实早已把虬龙山庄当做了自己的家。

明天就是端午。

杜易之从遥远的中原，千里迢迢，兼程赶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赶上一场血腥的屠杀，万万没有想到如此重情重义的顾苍龙竟会遭到灭门的惨祸！

就在那一瞬间，杜易之心中做了一个决定——就算自己身首异处，也要全力追寻出真凶，为虬龙山庄复仇！

杜易之就怀着这样一种悲愤填膺的心情走出了花厅。

杜易之的第一只脚刚刚踏出花厅，眼前就闪过了一片刀光！那绝对只是一片刀光！

但是当刀光闪耀之时，杜易之突然发现自己的前后左右都是刀光，连头上脚下也几乎没有空隙。

就算杜易之有钻到地下去的能耐，他还未钻进地下一寸，他就已经死了至少两次。

杜易之惊悸地叫了一声，拼尽全力推出了一掌。

刀光掌影之中，传出了一声“轰”然巨响，整个花厅全都坍塌了。

二

乡村野店，虽没有大都市的豪华气派，却又自有一副村野的面孔。

一间颇大的木板壁瓦屋，靠壁用拳头大小的树干捆成了两个连通大铺。铺上胡乱地堆了近一尺厚的茅草，铺了几张已不知被多少人的汗浸泡过的竹席。

铺的旁边是一个泥石堆砌而成的大灶，安了两口大锅，一口锅蒸饭兼烧浣洗用水，另一口大锅煮肉炒菜。每当灶上忙活之时，屋子里便真正云蒸雾绕，青烟熏目，油气满鼻。

食物多以野味为主。炖野鸡、熏野兔、腌野猪……

酒是土产的辣酒，俗称白干。喝下去喉咙便如刀割一般难受，太阳穴也似乎便要肿胀起来。

当然还有茶。

茶已凉。

慕容飞雪就坐在大铺上，身边摆了一只竹编的小几，小几上有一碗茶。

雨声淅沥，风正嘶鸣。

慕容飞雪一边听雨，一边就做出了一副倒霉透顶的怪模样。

投宿在如此荒凉的地方，睡如此简陋粗糙的大铺，再加上如此风雨凄迷的鬼天气，换了谁，也会觉得十二分地晦气。

雨是傍晚时分开始下起来的，初时并不太大，天黑时，渐渐大了起来，震得四下里全是“哗哗”的雨声。风也刮得猛，山间野地里，轰轰隆隆。

店里点起了桐油灯。如豆的灯焰暗淡地跃动，似乎随时都会熄灭。

除了慕容飞雪，店里还有几个行脚小贩模样的人。这些人围坐铺上，一边喝茶，一边谈些生意天气之类的闲话。

慕容飞雪也端起竹几上的茶碗，慢慢地啜了一口。

茶清香，茶甘甜，茶也爽口。

乡村野店，茶并不名贵，却又如此地佳妙，如此地令人心情愉快。

慕容飞雪忍不住就走过去看了看店掌柜的茶桶。

茶叶制得十分粗糙，且已放置多年，里面已长出了嫩嫩的黄黄的虫子，咬得茶叶破烂不成样子。

有谁能想得到，如此不入眼的茶叶居然可以冲出如此绝妙的茶水来！

慕容飞雪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背后一个声音说：“那是茶虫。长了茶虫，才是好茶。”

店掌柜，一脸憨厚老实的乡下人模样，笑得也十分憨厚。

慕容飞雪说：“这是什么茶？”

店掌柜说：“这茶是从山林里野生的茶树上摘来的，茶叶比家种的大了许多。也不怎么制，晒几天太阳，便可以冲茶喝了。那茶树极粗极高，连岩鹰也成群地立在上面，故而称为‘岩鹰茶’。”

慕容飞雪说：“的确是好茶！”

回到铺上，忍不住又喝了一口。

几位客人闲谈多时，这会儿话题渐渐转到了不久前虬龙山庄的血案上。

一路上，慕容飞雪已不知听多少人谈起过这件案子。虽众说纷纭，却有几点共通的地方。

虬龙山庄无一活口，庄主顾苍龙身中七八刀，致命的一刀却在前胸。

其余的人，全是一刀毙命。那刀法，极像昆明马家的“昆仑刀法”。

虬龙山庄的传家之宝虬龙珠不见了，并且虬龙珠失窃的时间远在血案发生之前。

江湖上纷纷猜测，究竟虬龙珠落入了谁手？

一位客人突然说了一句话，听得慕容飞雪心中一动。

那人说：“听说独行大盗小刀最近已进入了滇中，有人曾见过他几次。”

小刀到了滇中，这还是第一次听见。

小刀是巨盗，但小刀又不能算是盗贼。因为小刀只盗两种人——赃官、恶豪。

小刀也只杀两种人——狗仗人势、横行霸道的奴才，鱼肉百姓、草菅人命的昏官、恶霸。

小刀的名声其实一直不坏。

慕容飞雪又喝了一口茶。

慕容飞雪的这一口茶还在嘴里，突然发现讲话的几个人已没有了声息。

那几个人全都横七竖八地倒在铺上、地上，口吐白沫，有两个还在轻轻地弹动。

慕容飞雪的喉咙突然如火烧灼，哈哈地发不出声音来。他瞪大了双眼，痛苦万分地掐自己的喉咙。

然后慕容飞雪就从铺沿上摔了下去。

店掌柜阴险的脸出现在灯下，他依然在笑，却笑得十分地歹毒。

店掌柜说：“茶很甜，也有毒。”

店掌柜的话刚刚说完，他脸上的笑就突然冻结了，然后变成了恐怖的怪相。

暗影里一只大手掐住了店掌柜的脖子，一个很浑厚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我的手没有毒，但是比有毒的茶更管用！”

躺在地上的慕容飞雪就叹了一口气。

慕容飞雪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看他那神情，似乎极不情愿，似乎躺在潮湿的地上十分舒服，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他弹弹身上的泥土，望着那只大手，又叹了一口气，很惋惜地说：“难怪江湖上称你为铁掌，你下手的确有点重。其实他用不着马上就死的。”

慕容飞雪的话刚刚说完，大手就不见了。店掌柜就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就像倒下一个大皮口袋。

浑厚的声音诧异地说：“没想到滇北双鞭这么熊包！”

然后杜易之就走了出来。

杜易之是个矮壮的汉子，50来岁，肤色黝黑，肌肉隆起。

慕容飞雪坐下，抬眼望着杜易之，说：“喝茶。”

茶没有毒，碗上才有毒。不用有毒的碗，自然不会中毒。

杜易之转身从灶上拿了一只烤熟的野鸡，撕了一条腿递给慕容飞雪，然后坐下。

杜易之说：“我不喝茶，我吃野鸡。”

慕容飞雪放下鸡腿，喝茶。

杜易之说：“听说江湖上有一个毒不死的人叫做慕容飞雪，心仪已久，只恨无缘相识！”

慕容飞雪说：“早就听说过铁掌铁心杜易之，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杜易之大笑。

大笑声中，一只野鸡已被杜易之吃得只剩了一堆骨头。一转眼，他手中又多了一只熏野兔。

杜易之说：“听说汉阳兰三公子已委托大名鼎鼎的慕容飞雪前往滇中，追查虬龙山庄的血案，看来不假。”

慕容飞雪的双眼亮了一亮，说：“杜兄的消息果然灵通！”

杜易之说：“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追查这件事，当然得耳听八方了。”

慕容飞雪说：“可有发现？”

杜易之摇头，说：“没有。我曾在虬龙山庄与人交了一招。那一招刀法真是闻所未闻，十分奇妙，也许比云追燕的醉魂刀也差不到哪儿去。若不是夜里漆黑，加之暴雨如注，我这条命也许早已丢在虬龙山庄了。”

那一晚杜易之身中十几刀，能逃出来实是侥幸。

慕容飞雪说：“杜兄可看出了那一招的来历？”

杜易之说：“杜某愚钝，看不出来。但另有一人也与杜某交了一招，好像是昆明马家的刀法。”

慕容飞雪说：“杜兄准备何往？”

杜易之说：“杜某在此恭候慕容兄已有多日。何去何从，一切听从调遣。”

慕容飞雪说：“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分头行动，10日后在昆明相聚，如何？”

杜易之说：“我不明白。”

慕容飞雪望了一眼杜易之，说：“请说。”

杜易之说：“既然知道是昆明马家所为，为什么不找上门去，问他个究竟？”

依杜易之的脾气，早就想冲进马家，问清来龙去脉之后便杀，杀完就走。这样多爽快！

慕容飞雪说：“若是别人不承认，反赖你贼喊捉贼，虬龙山庄的事是你我二人干的，你怎么办？”

杜易之说：“人证物证俱在，他赖得了？”

慕容飞雪笑了，说：“你看清了与你交手的那两个人？”

杜易之张了张口，却一下子没说出话来。

慕容飞雪说：“江湖上借刀杀人，嫁祸于人的事太多，仅凭刀法相似便定人死罪，未免有失江湖道义。若是今后不知什么地方突然又发现了真正的凶手，你心里会怎么样？”

江湖上的豪侠义士，就仅仅因为杀错了人，而从此消沉，或一辈子都卸不下良心重负的例子，似乎已经太多了。

“天南五柱”若不是错杀了“日月剑”，他们的后半生，一定会过得非常愉快。

杜易之就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慕容兄是想先游一趟滇池石林了。不过，杜某有个建议。”

慕容飞雪说：“什么建议？”

杜易之居然笑了，并且笑得十分愉快。

杜易之说：“昆明马家有一千金，生得国色天香，是江湖上有数的美人，据说又是马家支撑门户的唯一人物，精明能干，不亚于须眉男子。慕容兄若是到了昆明，切不可忘了拜会这位马家大小姐！”

慕容飞雪微微一笑，杜易之则大笑起来。

大笑声中，杜易之手中的熏野兔又换成了烤野鸡。

三

路边一座茶棚。

两张方桌，也无人坐。倒是地上一口大土缸里，盛满茶水，行人匆匆舀一碗喝了，又匆匆赶路。也不见有人收钱。

一口大灶，似乎也是胡乱砌成，上面两个大铜壶，“噗噗”地

吐着热气。

茶棚的柱子上，插了一柄刀。

刀很小，很短，小得仅一指宽，短得不足五寸，刀柄上系了一条黄绸，在风中飘舞着。

慕容飞雪一看见那柄刀，就笑了，笑得十分愉快。

慕容飞雪刚刚一笑，茶棚后面就走出了一位老者。

老者已经很老了，似乎已将近百岁高龄，颤巍巍地走出来，却还不至摔倒。

老者用昏花的眼睛看了一眼慕容飞雪，声音沙哑地说：“公子来了，请坐吧！要喝茶，请公子自便。铜壶太大，老汉是提不动了。”

慕容飞雪笑着说：“老人家，我不喝茶。”

老者坐下，又说：“请公子看看壶里的水还有多少。若是水不多了，茶棚后面小溪里有水，烦公子提一壶来烧着。再看看灶里的火要不要添柴了。”

灶里火正旺，壶中的水确是不多了。

慕容飞雪提了一壶水来，放在灶上，说：“老人家，还有什么事吗？”

老者说：“没了。公子也坐下歇会儿吧。唉，看得出，公子也是个热心肠的人，跟那位大侠一模一样！”

慕容飞雪微微一笑，说：“老人家说的大侠是谁？”

老者说：“不知道啊！一个月前，那位大侠突然到了老汉家，丢下几锭银子，说这里距昆明尚有百里，沿途没有茶棚，行人口渴难捱。叫老汉在路边搭个茶棚，每日烧些茶水。不许收分文。老汉眼看便要西去了，也想做点善事，便托人买了铜壶，依样照办。这里本由老汉孙儿照看，孩童天性，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唉！”

老者一面说，一面便摇头叹气。

慕容飞雪说：“老人家，那柄刀是怎么回事？”

老者说：“刀吗？是那大侠送银子来时，放在老汉家中忘了带走的。老汉因不知那位大侠名姓，又感他善心，想要用剩余的银两为他立一块碑，让子孙后代都记得他，便叫人把这刀插在那儿。若有人认得此刀，便可以知道那位大侠的名姓了。”

老者喘了一口气，又说：“公子可认得这位大侠？”

慕容飞雪笑着说：“我虽未见过这柄刀，却也猜到了。”

老者目光闪动，说：“太好了！公子，那位大侠叫什么姓名？”

慕容飞雪似乎没有听见，很低沉地自语着：“小刀啊小刀，枉你费尽心机，这暗渡陈仓之计，一样逃不出江湖人物的眼睛！”

老者说：“公子说什么，老汉听不清。”

慕容飞雪笑咪咪地说：“这柄刀的主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却是个盗贼！数月之前，他在虬龙山庄偷了人家一件宝贝，又杀了人家满门。如今江湖人物正在四处缉拿他。他明是要你做善事，实则想借你之口告诉别人他已不在此地。而他刚好就躲在这附近，也许又在打主意干那杀人越货的勾当呢！”

老者亢声说：“公子可不许诬赖好人！”

慕容飞雪仍然笑咪咪地说：“如果未做亏心事，又怎怕鬼叫门？”

老者叹了一口气，说：“也许他怕江湖人物不信他，有口难辩，不如躲起来的好。”

慕容飞雪一下子笑得很开心，说：“老人家，原来你就是小刀！”

老者一怔，身形一掠，就要想走，却已被慕容飞雪扣住了脉腕。

小刀说：“你要怎样？”

慕容飞雪冷冷地说：“交出虬龙珠，你可以不死！”

小刀昂然而立，说：“小刀从未进过虬龙山庄，何来虬龙珠？”

只有一条命，拿去吧！”

慕容飞雪低沉地说：“原来你想死？跟我走。”

四

在一处僻静的山坡上，立着慕容飞雪和小刀。

小刀的胡须白发都不见了。立在慕容飞雪对面的是一个双目炯炯的中年汉子。

山风渐起。

细雨开始飘落。天幕上，犹如竹筛在摇，摇下了一片蒙蒙的雨雾，那么地轻柔，又那么无奈地随风浮沉。

小刀的生命是不是就要像这空蒙的雨雾一般随风飘散？

小刀的双目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似乎他看见的并不是清冷地飘荡的雨雾，而是远方天边一弘美丽的彩虹。

慕容飞雪低沉地说：“一眨眼的工夫，你可以发出多少柄刀？”

小刀一仰头，傲然说：“24柄，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它们的形状和速度。”

慕容飞雪说：“原来小刀的刀只是好看，却杀不了人。”

小刀说：“若要杀人，一柄刀就够了！”

慕容飞雪说：“若是你的刀沾着我的一点衣襟，你立刻走，绝没有人拦住你。若是挨不着，你可得乖乖地交出虬龙珠来！”

小刀说：“小刀没有虬龙珠，所以小刀不必答应什么。你若要我性命，小刀绝不会眨一下眼！”

小刀其实不笨。

明知道自己武功不及对方太远，走是走不掉的，不如拚个一死，反倒干脆。

小刀的话音未落，就已经出手了。

慕容飞雪突然发现眼前银光一闪，左手一抄，刀已在手。耳